

情尽装池游星汉

余龙生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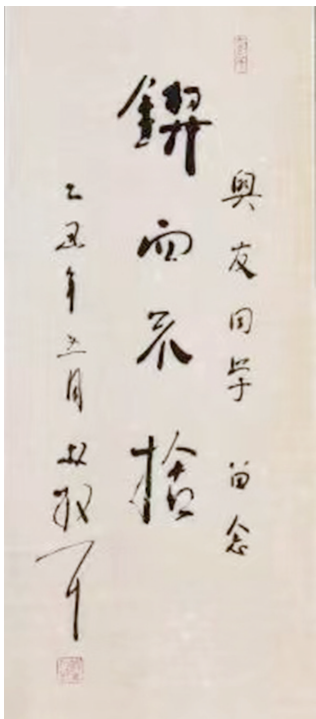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新正,得悉知名传统(手工)装裱艺术家江兴友先生家人着手编辑《爱竹楼江兴友艺文集》,为之欣欣!

濡墨数十年间,我曾研读过多部书画名家的艺术专著或传略,但从未读到现代传统(手工)装裱艺术家的传记或是集评,一直觉得有些遗憾。现今《爱竹楼江兴友艺文集》即将面世,这个遗憾终能得以消解释怀了。从艺术角度来说,《爱竹楼江兴友艺文集》是家人追怀兴友先生的艺术人生,追怀他为承传传统(手工)装裱艺术所作的奉献,对于探研安庆地方人文而言,这也是一份难得的艺术范畴的纪实性史料,具有独特的意义。

一座城市对于人文历史的认知、记忆与承传,是在对历史遗迹,或现时发生的有意义有典型性的人、物、事等诸方面的发现发掘、录记探研的历程中,日渐沉淀厚积而形成地。《爱竹楼江兴友艺文集》即将面世,对探研地方人文具有积极的推动。

江兴友(1941—2021),皖地安庆宜秀区罗岭镇(旧属桐城)人。1960年代初调入安庆市制镜社(后更名为工艺美术制镜厂,再后工艺美术部分剥离,市属工艺美术厂成立),从事美工、装裱、绘画及工艺设计工作。其时师从安庆画坛名宿宋南谷、潘蕴华、余守谟习画,请益于著名画家“江南一枝竹”黄叶村,拜于曹汉珉、曹镜珉二位名师门下学习传统(手工)书画装裱,后从著名裱画大师洪秋声精研“苏裱”。期间工作几经变动,于1970年代中调回工艺美术厂,自此以书画装裱为职业。生活中的兴友先生兴趣爱好广泛,擅长绘事,爱好收藏,痴迷天文。但精研装裱艺术是他坚守一生的至爱。从风华正茂到桑榆暮景,他的人生时光,多是在工作室里那张阔大的殷红色漆面案台前度过的。寒暑无间的“托心”“复背”数十年,“刷”出了工匠精神,受到过国家轻工业部与安庆市委、市政府表彰。晚年的他门纳弟子,传道授艺,远离尘嚣,从容终老,是1960年代以来安庆本土的知名传统(手工)书画装裱艺术家。可以说,从他那个年代过来的,或是年逾花甲的书画艺术圈里,少有人不熟悉他的。

书画圈里人常说的装裱,指的就是传统(手工)的书画装裱(旧称“装池”“裱褙”“装潢”“装褙”等),是随着书画艺术而产生和发展的一门特殊艺术,亦即一种艺术性职业(随着现代科技的运用,现在已经有了普遍使用的机器装裱新工艺)。装裱的历史很悠久,以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记述的“宋时范晔始能装背”来论,南朝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范晔(398—445)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装裱名家,这就是说装裱的历史至今已有1600余



林散之先生赠与江兴友的作品

年。传统(手工)装裱具有选材精、工序繁、活儿细、耗时长工艺特点,并且受地域文化与欣赏习惯的影响,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各臻其妙的不同装裱风格,圈内有“京裱”“苏裱”“扬裱”“沪裱”四大流派之说。用现代思维来评析,装裱具有审美意识,具有以自己的“作品”来



江兴友先生

美化书画作品的奉献精神。所以装裱的意义,在于对书画作品的贴身保护,为其锦上添花,有益于收藏,尤其是修复古旧书画,“对于传播和保存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遗产具有重要作用。”

无论古今,书画家、收藏家与鉴赏家对书画作品的装裱都很讲究,故有“三分字画七分裱”“好字画非良工不裱”的说法。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:“画是三分画,七分裱,合二为一,才是十分的完美。”寥寥数语,道出了装裱对一幅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而这里所说的良工,意即技艺高超之人,也可以说是独具匠心的艺者。在我看来,一生至爱装裱艺术的兴友先生堪称如此良工。他以匠心精研传统装裱的“托”“裱”“装”三大工序,在学习承传“京裱”富丽堂皇与“苏

裱”素静淡雅的传统风格过程中,融合“扬、沪”流派之特点,逐渐形成了自己“素雅清丽”的装裱风格,深得各地著名书画家与友人赞誉。而在修复古旧书画方面,可谓技艺精湛,极尽修旧如旧之妙,完美地赋予破旧残缺书画以新生命。那些年,他多次受邀为扬州博物馆、四川奉节(现属重庆市)白帝城文物管理所与安庆博物馆、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、安庆迎江寺等多地多个单位修复珍贵文物古旧字画,也多为著名书画家、收藏家的作品藏品增光添彩,以其匠心绝艺而享誉省内外。

从收入艺文集的资料中得知,兴友先生当年与林散之、张恺帆、袁振、赖少其、葛介屏、李百忍、黄叶村、郭公达、郑若泉、蒋凤白、咎右禾、皖峰法师、画僧本空等著名书画大家及安庆本土著名书画家、收藏家、佛家交游甚笃。当代草圣林散之曾惠赐墨宝“锲而不舍”,勉其治学,著名书画篆刻家葛介屏为其操刀治印、题写斋名“爱竹楼”;著名作家石楠先生早在1990年代初著文褒赞其人其艺,此次著名书法家冯仲华先生应邀为艺文集题签,安庆多位著名人士及先生生前友好为艺文集撰文。由此推想,兴友先生当年与文艺界大家名流交识艺游,在学识修养与艺术创作上,定然是心有所得,受益匪浅。这正合《书画常识知多少》中很有意义的一段话:“装裱不仅需要手艺,也得力于装裱师文化素养和艺术细胞。”

我与兴友先生识交于1960年代末,1980年代初得缘供职同一个单位,成了同事同道好友。在我心中,兴友先生性格温和,为人厚道,是一个静处淡世的谦谦君子,更是一个内蕴丰富的艺术家,我一直敬称他江师傅、兴友兄。后来虽因工作调离,至退休居闲而疏于往来,但我们依旧保持着联系,时有交集互访,相聚品茗,谈艺叙旧。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极少见面,去岁末方知兴友先生仙去,诸友惊悉,伤感不已!

新年元宵节刚过,兴友先生长女江华贤契打来电话说:“我们家决定为我爸编辑一部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文集,拜请著名书法家冯仲华先生题签。余叔您是我爸的老同事老朋友,想请您为艺文集作序。”此乃新正佳讯,我即欣然应允,尽心而为。至此序文写就之际,想到前面所说的关于编辑《爱竹楼江兴友艺文集》的意义,觉得还有两点须要补述:一是编辑艺文集是尽孝的儿女们缅怀父亲的最好方式,难能可贵;二是以家人的名义,为1960年代以来安庆本土一位知名装裱老艺术家立传,可谓开山之举,意义非凡。安庆历来书画名家辈出,装裱艺术亦随之发展,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。现时传统装裱与机器装裱并存,有利于书画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,所以安庆在这方面可以做些探索研究,进而丰富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内涵。我想兴友兄在天之灵有知,也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。

钩沉记忆,回首往事,谨以是联缅怀老友老艺术家江兴友先生:

情尽装池游星汉,
香凝素墨绕竹楼。

安静的胡枝子

程耀恺

立秋之后到山野里,很容易碰到胡枝子,紫红色的小花,挂在纤弱的花序梗上,而花序梗,则挂在细长的枝条上,周边如果是杂草,它便醒目,若是野菊什么的,出众的便数不上它了。然而,好就好在胡枝子懂得安静,甚至有点自甘清寂。胡枝子爱独处,也爱群居,在秋天的阳光下,东鳞西爪式地存在着,花海里没有它,花坛里没有它,花境里也没有它,它属于大地,属于山野,属于秋天。

胡枝子为豆科落叶小灌木。茎多分枝;三出复叶,对生;总状花序,腋生,花序梗长;花萼杯状,紫褐色,萼齿4裂;花冠蝶形,紫红色,旗瓣倒卵形。荚果倒卵形,种子1粒。

在我的老家,胡枝子还有两个俗名,一曰和血丹,俚医拿来用作破血之药;一曰随军茶,采其嫩叶片,蒸晒为茶,可煮而饮之。六安东乡的龙穴山,自来多胡枝子,秋后结子如粟粒大小,我的外公常采些回来,微煮即脱壳,戏称之为“胡枝子米”,可以用来煮粥。1962年我在合肥上大学,外公途经合肥时,特地给我带了一些来,淘洗后放到热水瓶里,到水锅炉灌上开水,放置一夜,翌晨,便能吃到带有槐花香气的胡枝子粥。

日本人称胡枝子为“萩”,柳宗民先生说:“即使白天气温还很高,只要看到萩开花,就能嗅到秋天的气息了。”萩在《万叶集》中频繁出现,充分说明自古而今,这种昭示秋天到来的野花,在日本人心中的份量。《万叶集》中有一首山上忆良的和歌:“秋野花盛开,红黄彩色夸,折来屈指数,七种共鲜花:萩花与尾花(芒),石竹(瞿麦)葛花加,藤袴(佩兰)朝颜(桔梗)外,女郎(败酱)花不差。”和歌中罗列的这七种花草,后来成了与“春之七草”相对应的“秋之七草”,萩,位居秋之七草之首。日语“萩”字,常常进入人名与地名,如:萩市、萩山、萩原……而汉字“萩”字,据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:“青蒿者,荊名曰萩。(青蒿,在荊州叫萩)”足见,此萩非彼萩。

合肥四郊的小山,作为小灌木的胡枝子,常常与野菊、马兰、细叶旋覆花等草本秋花结邻而居,共同装点庐州秋色。秋花中黄为主色调,显得十分强势,紫色的花朵,相对势单力薄,除了胡枝子,便是紫斑风铃草。胡枝子的花朵虽然是杯状,但在风铃草面前,相形见绌,好在胡枝子懂得安静,悄然开花,结籽之余,聆听清寂,好让自己消失在时间之外。

要看壮观的胡枝子,须去长临河南边的茶壶山。茶壶山不高,山体表面土石参半,算得上胡枝子家族的乐土。在那里,群居的胡枝子,会把一片山坡染成淡紫色,从而成为巢湖岸边一抹优雅的自然风光。

